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三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纂輯

附紀

闈錄甲子科　主考以解璫被黜者今摘其詞旁照瀰本以彰讜論也

湖廣

考試官

方逢年字書田浙江遂安人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

章允儒字珍甫江西南昌人丙辰進士兵科左給事中

程策第一問　方

召對之典尚遲遲未舉說者謂一權璫實陰

沮之邇且竊弄威福

宮府漸睽舉朝交擊之而莫能去矣夫以

皇上英明天縱豈終爲此輩所蒙但時事多艱斷之蚤則泰交易而世現清明斷之遲則否隔滋而世仍晦塞一內一外之際決機甚微而所關于世運固甚亟也

第一問　方逢年作　謝錫賢

葢聞天闓而地不迓雩應之地闓而天不浹霽應之惟是陽交于陰陰交于陽物登

明堂肅肅皇皇此大易泰交之說也泰者通也天地間有必交之陰陽別而不交則中斷其精既觭于異而不得通亦有必別之陰陽交而不別則共爭其所又溷于同而不得通易通志之書也故于上下之交穆然慶幸若有神游其盛之想焉易又定分之書也故于內外之辨凜然深防更有間不容髮之虞焉良以陽之象如旭日和風康莊靜浪具丈夫氣肖乾之健毅然而

蛟龍翔鏗然而鸞鳳鳴是君子品也不宜擯之外者也陰之象如盲風姤兩峭壁崩湍多婦寺流襲坤之順謹身媚上類尾狐蓄情伺釁類首鼠貞小人輩也不宜昵之內者也但攷之天象人主法紫薇以居中羣臣法衆曜以拱外而宦者四星顧反在宮門側乃知其不能不內內臣而外外臣者勢也而其必當內外臣而外內臣者則致泰之機也內而內之將內臆而必與外

爲市惟內而外之則宵人窮于意之無所借而內不敢外䀎矣外而外之將外孤而必與內爲嘗惟外而內之則衆正安于誼之有所託而外反足懾內矣此泰寧之世不必以陽絶陰以健絶順以君子絶小人而卒能使陰化爲陽順化爲健小人化爲君子則惟此內外之際能識其機而逆持之也試覩書載賡歌更致儆夫僕御贄從詩咏訪落且託刺于寺伯巷人則外親賢

而若引之內內遠佞而若推之外固帝王
圖泰一大關鍵已是以三代而下願治之
主毋留心召對如建武中數引公卿郎將
講論夜分貞觀中命宰相入閣議事諫官
隨其後慶曆間龍圖天章閣降手詔給筆
札使諸臣條對率以虛心延訪故治亦爛
然一時迨其衰也或以張父趙母取誚或
以國老門生貽譏或以真王媼相賈敗跡
類未易殫述夫固梟獍不神天與之昏亦

當斷不斷自貽伊慼耳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猶日與帷幄諸臣講求
致泰之術所作
大誥首重君臣同游曰歷代帝王同心一德
立綱陳紀爲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
年豐至于內豎則獨嚴典兵預政之防且
謂御之之道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之有
功煌煌
遺訓

列聖承遵故讀楊士奇與李東陽李時輩所輯
三朝聖諭錄燕對錄召對錄其待臣之誼固極
殷殷載覯
章皇重儒臣教誨之命
肅皇罷各路鎮守之權振瑾不戒于前保鯨隨
覆于後嚴明御下之家法又何凜凜也迨
皇上在宥祓志敬
天勵精法
祖用人若渴從諫如圜海內喁喁竊欲旦暮見

太平廼邇來

天聽之寖高也

中旨之頻傳也或疑

皇上有厭薄羣臣之漸而愚曰否盖閱歷久而

精光呈如出匣之鋩隱躍欲試此殆出而

欲逗者機至重臣乞身之迭請也元輔

予告之暫旋也或疑老成有携手同行之漸而

愚亦曰否彼沐

恩已深豈忍卸責抑河清難俟姑以一去悟

主心耳此端入而欲通者機至重則削秩輕則
奪俸言官亦覺無色然捐鍰之呼莫應請
劍之志彌堅是仰通一機也至災異頻仍
妖怪迭現天心亦似靡寧然寵以祥瑞爲
固然惕之儆戒爲獨至尤儆通一機也際
此天人上下脉脉欲啓之時而一洗淵默
尊嚴格格難融之套于以面商重務弘濟
時艱豈非致泰第一義迺牘滿公車而
庭遲召對將謂

聖躬不宜過勞耶則千矢射鵠萬物酌尊不惡當爲深宮燕閒處耶抑謂密地別有斧藻耶則舍日于庭就火于室豈眞欲資獻納于紫貂綠黛手耶抑謂疑義難諳爭端棼起不宜輕示人短耶則處暗漸明更事長智姑節略緊要機宜暫撰處分語意寧患落落難入耶舉朝揣摩不得其解始爭切齒于奧窔間一巨璫大畫矣夫巳氏以匪教匪誨之身結在牀在旁之勢乃

皇上過憐其小忠小信之跡竟忘其大姦大詐之謀昔之蠱惑其君者至聞聲稱朕深拱禁中之說極矣茲則更翻一局亦勸之

句臚肅仗傳長樂之曉鐘獨不勸之

煖閣疇咨前宣室之夜席昔之潛囑其黨者至不令人主親儒生讀書史之說極矣茲則又翻一局亦請之緗帙遙披牙籤偶觸

修

文華殿琳琅展誦之文獨不請之蓬山暫

幸蓮炬頻分復

弘文館更番宿直之典寮案亦克署也而筆

口監謗直欲人爲仗馬轅駒

批答亦如流也而墨勑斜封豈眞出之鸞臺鳳

閣封椿巳竭止宜泣衣惜藏胡潛營董賊

之鄙塢時事當規正須擲硯悲陳何笑逐

韓嫣之金彈秩巳盈于中常侍而衽金洛

鐵復圖觀軍容之尊勛未著于大長秋而

紆綬鳴璫愈添謁者監之膺刺久在背想

頻斷不敢言臣屢已蒙咽恐踉蹡更難去憲
臣擊之不動言臣擊之不動併部院卿寺
擊之俱不動矣公疏弗省單疏弗省併閣
臣揭帖亦弗省矣甚且奪勳臣之犄喉部
郎之杖併因事立威鷹史未伸破柱之誅
而長安大下掇亾之令矣在
皇上或玩爲鷹繇之在手在諸臣深慮夫恙蠹
之攻心齒之固不避路馬之嫌當之且立
遺國狗之瘈彼其爲戀棧鶩據巢鴞害固

不可言也使其爲魚脫鈎鹿走險害更不可言也從此怙恩席寵令南北司如水火害固不可言也從此借叢煬竈令宮府間分釜鬵害更不可言也天下大患莫過于版章未裂而人心先睽遒令赤羽交馳黃紙皮閣邊吏呼而內庭莫應

明旨切而外解不前所恃荃宰一心關梁不閉庶幾同舟共濟耳萬一綫脉復斷天下事尚忍言哉蓋此輩殘氣不剛夙饒陰毒貌

示柔順而實小人之國最不樂有泰交者也舉國求通而不足一夫潛隔而有餘既隔之後干戈取之而不足方隔之時臺諫攻之而有餘況子產云美惡周必復今亦
皇上必復之候也但復而蚤則宇內即與河清鳳見頓睹泰寧復而遲則宇內仍與陰霾地震物怪星妖終歸否塞所望復隍垂憂溽河致決破包承之詭計啓茅茹之亨途于常朝外復

內朝遺制令閣部大臣及臺諫等官五日一輪

對一切兵餉用人諸大政做

先朝于奉天門面取進止寧不足省會議之紛

紜袪題覆之稽滯防邸報之漏傳乎或事

體有當裁酌做

先朝于左順門出諸司章奏面令議旨而可否

行之或更數字或削數語或執奏移晷寧

不足隆票擬之權杜

内批之漸革傳奉之弊乎至情誼既洽做

先朝頻召時雖內侍亦不知卒致劉大夏戴珊
輩感恩終身不忍言去寧不足回懸車之
想激叱馭之忠豈當闕之氣乎倘有瀝血
披忱轉喉觸忌倣
先朝虛懷矜釋加赦李夢陽全海忠介故事寧
不足挽削籍之慘抑
駕帖之橫齎
廷杖之威乎諸加此種種善政皆自外內臣
而內外臣始盖惟外其內內其外審異以

致同而後上者下下者上常通而不隔機有逆之而乃以順者此類是也先機而發如養由基矢未抽而猿已號隨機而應如猿善搏矢而中以括倘後機而救不爲飛衛之捍棘則舍齒鏃無法矣矧
先帝堯舜之訓猶在耳也宇内豈無人寧有薄視士大夫而覓皐夔稷卨于黃衣閹尹之流者况善法堯舜無如周成彼以冲人際荓蜂桃蟲之虞秖是夙夜敬止肘以旦肩

以寅賴羣臣之佛肩以答顯命耳至周禮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一以大冢宰領之此又愚所謂内不敢外關而外反足懾内之説也故爲今日諸君子計誠不能頓復周制然亦何必蜩螗沸而蟜蚌持鷸人以不肖之名令占風候氣者流潛添虎翼惟是小臣平氣而諍大臣積幅以迎共矢血忱于交戟閒何渠無感風雷回天日時乎盍

皇上固不世出之主也二一旦提陽精而掃陰翳則頑雲滯霧不覺頓釋寧復有鬼魅敢竊嘯于晴空皎日下者宦官夷狄勢相盛衰内蠧既除則外侮自絶正類邪黨道分消長内之小既往則外之大愈來然後吾君吾臣優游倂奚于一堂可從容而講登咸上理矣明良喜起之歌天保卷阿之什愚生請借爲交泰頌以獻

福建

考試官　顧錫疇字九疇直隸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翰林院簡討

董承業字紹休山西介休人萬曆癸丑進士兵科右給事中

程策第一問　顧錫疇作　程祥曾

内臣少未知學長不聞政

皇上之輦笑夙習之於焉偵注向而懷當又恐人共習之於焉傾儕偶而自容以忠誠爲恍媚之良媒以幹謹爲憑竊之捷徑以恩澤爲權力之便綴盖至預章奏而盈庭之

喙惟所短長矣士良草詔愼由所以悖[illegible]也預逮繫而疑赦之罪惟所上下矣輙奴内鞫李晟所以僾僾也欲拒諫則隱都俞而陳吁咈欲峭法則含明揚咨卜而譁寬流殛放無一不可托之乎帝王而

皇上之情日以勝術日以任以爲

皇上之情與術哉提爪而亾爪者君也惡鼻而劓鼻者非君也酸甘鹹淡决于宰尹則輕君而重于宰尹矣鼓檝于嗎决于樂正則

輕君而重于樂正矣是非枉直決于寵人
則輕君而重于寵人矣是薄媼之決蔡媼
也將必爲君治鄴者罪爲左右治鄴者罪
則學有甚于不學而政特甚于無政
茂齡猶然後將若之何其在今日更有隱慮焉
皇甫規平定諸羌降者以數十萬而痛絕
中官不與交通中官遂共誣譖以爲規貸
賂羣羌令其人降元豐征夏之師舉數十
萬衆以宦者李憲統之神宗謀不出于公

鄉而出于奄寺以鄙執政復遣李舜舉往
議西事舜舉面折王珪詞義并不嚴且正
置士大夫將吏于何地盖厭薄鉤察之漸
未有不至于是者萬一有是誰敢有負貌
類藝祖宅杭乾綱之謗自請討賊如王德
用者乎誰敢有仁愿往代表陳便宜自請
留鎮海東如劉仁軌者是之為隱慮愚謂
不可不思其所自者此也

右二省主考以此倆璿俱被削奪
戊辰俱蒙環召

浙江

考試官 陳子壯 字集生廣東南海人萬曆己未進士翰林院編修

周之綱 字振之河南商城人萬曆甲辰進士吏科給事中

論

天下事制之在始 陳子壯作 翁鴻業

漢武帝之雄也田蚡驕恣嵩權除吏非人帝寵蚡後遂不任宰相而左右寵幸反得關薦天下士論者謂厥後政歸閹宦皆武帝始之甚矣其責備英主也夫自宰相以至寵幸自寵幸以至

閹宦其權愈失其失愈下雖英主不覺勢有必然故曰天下事制之在始

江西

考試官

丁乾學 字天行順天宛平人萬曆己未進士翰林院簡討

郝士膏 字臣水陝西郿縣人萬曆癸丑進士吏科給事中

前序 丁乾學作

邇來舉國有所抵適未即下又有所摧折顧

聖人之心忽而雲翳忽而虛明其何可測

程策第二問 郝上膏作 艾南英

今天下夷狄盜賊奄豎以及兵患民患莫不灼然衆著

第三問　丁乾學作　雷穀

中旨頻頒緹騎時下今且以通國爭而不勝凡再辱士大夫而天下亦既虞寺人且天下事變寧可豫料漢擾夷狄曹節王甫與張角兩亂之唐苦藩鎮仇士良劉季述與王仙芝之兩亂之

當時汪直劉瑾之禍釀之有端去之有術

其不可用罔明甚東陽之委蛇既未可爲
健遷之潔巳亦豈得策韓文之聲大義固
未可盡非乎顧何以如楊一清卒清君側
耶則彰之徃而孚號有厲此一豫也

右兩省主考以此俱被削奪戊辰俱蒙
環召而丁太史先以聞逮怖死悲夫

祠額 兩京 十三省

附祠頌

某丙丁兩年廣與祠頌在在建祠古來希覯之事茅野臣深伏艸土聞見寡陋不能悉述今據邸鈔標存數十處用資譚塵統俟博雅君子補正

北京

茂勛祠 宣武門外

廣仁祠 崇文門内

隆恩祠 蘆溝僑左

存仁祠 良牧署中

洽恩祠 嘉蔭署中

永愛祠 林衡署中

南京

[illegible]祠 國子監側

[illegible]祠 聚寶門外

普惠祠 蘇州虎丘東

德馨祠 松江

瞻德祠 淮安

沾恩祠 揚州

浙江 普德祠 杭州西湖上左右坊題日功高社稷威震華夷

湖廣 隆仁祠 崇德祠

江西 隆德祠

福建 [illegible]

山東 褒勛祠 河東 昭德祠 濟寧

山西 報功祠

河南 戴德祠 成德祠

陝西 祝恩祠

四川　顯德祠 房山

大同　嘉猷祠

附祠頌

厥臣心勤爲國念切恤民宜從衆請用建生祠○厥臣志安社稷慮切封疆功高籌虜猷炳丹心建祠致祝宜協輿情○厥臣捐貲撫軍壁壘生色發粟助賑災黎更生賜頌建祠致祝具見輿情懽躍○厥臣謀國忠心籌邊偉績其遺內鎮之清勤摠出厥臣之勞瘁請

于五臺山建祠○厥臣摭天經濟矢口精誠
豐功偉烈兼摠六官愷澤湛恩暨被萬姓謳
請于宣武門外擇地鳩工建祠○至德莫罄
名言下情惟有祝釐○魏上公間出名世以
澄清世道爲任翊戴　聖明爲心○建聰明
目居高聽卑安即安社稷之安平非平一方
之平○掃逆如雷如霆翼正爲雨爲露弘德
無涯大功無並○赤心中天日月熱腸特地
乾坤成兩朝大慈大孝佐九重允武允文○

皇上開億萬載靈長之祚尚公特應五百年名
世之期○股肱良弼社稷元勲扶　聖主于
中興煥宸居于大壯○丹淵浴日靈腕補天
德耀乾坤勳在社稷○德著廟堂中外享有
道之福功扶社稷遐邇承無疆之休○上公
帝簡篤生佐興間出允九五之元臣洵五百之
名世○魏上公精誠謀國勑法鋤奸轉陰靈
之日月為晃朗之乾坤○丹心貞可貫日巨
手直自擎天克軫時艱曲調物力○一臣功

既高于鼎彝報宜列于俎豆所請密雲縣髻
山建祠

阻封事略

陳司馬祖苞子孝廉陳之遴述

敘事

逆璫魏忠賢竊柄既久漸覬九錫甲子歲遴父司理山海適水將金冠等渡遼民三千人歸中有巨猾吳國秉與同舟聶廷璉輩六人有隙走東廠以奴諜告逆璫即假此為茅土計移 樞輔屬父讞定其辭甚厲復令罪樞崔呈秀貽父書以顯秩相啖

父庭裂其書檢關將吏咸咋舌爲父危父慨然曰履霜堅冰至吾寧以一身易六僉不爲奄人啓異志也遂盡釋之瑺大怒檄覆訊辭愈厲父執如初坐是推寧前僉憲持不下後改推前職典關迨丙寅春奴以十萬騎圍寧遠徒見奔潰關下西虜諸部復乘間闌入烽火燭天將吏爭遣其孥歸父與母吳氏慷慨誓殉出入手一短刀每指闕城語諸將曰吾受

命與此此與此共爲存亡百戶俱在賊至鄖閫室
死不令諸君獨死也衆皆感泣願死守又
日夜露立關門悉力防禦捕逃卒數十百
人寘之理東寧士卒始無退志全關以安
又發憤劾逗遛援帥語在　王大司馬代
題疏中於是軍聲大震殲奴萬人是役也在
事諸公謂關外則　袁撫功第一關內則
遜父功第一逆璫卿父甚忌者復嗾之遂
乘叙疏未上於

先帝講筵宣言曰陳某壞事該處如何沒人論
他不拘批在那本上罷適呈秀疏劾遣帥
矯
旨竟落父職通國愕然及　洪關臺歷敘父績
章下所司時同覆者多
俞延世之賞父僅還原秩獨格不下父歸後璫
始將武長春羅織奸細肙竊肅寧世券矣
至丁卯秋
今上御極璫時尚踞禁庭中外觀望未敢發父

從里中上書畧陳阻封之槪冀以此試虎

口開天下言路不意得

旨頗優復屢叨薦舉

環召

聖朝高厚世世何酬但遴竊見逆璫三爵之濫

賚

皇上幾許苦心煩當路幾許彈墨向令人盡執

法如遴父寧至是哉且父之同官有與父

同此邊功亦有與父同觸璫焰者先後並

晉卿秩而爻首匝月爵躬扞危疆其勞其
節似不在諸公之下遴敢訟言之以著一
時由從之意焉

讞牘

直隸永平府山海查覈理刑推官陳祖苞
爲緝獲事天啓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蒙
督師閣部孫　憲牌前事准東廠太監魏
手本前事內開據首狀人吳國秉稱有同
鄉遼人聶廷瑾等六名原係奴酋遣來奸

細現有多金攜帶在身謀入
京城糾黨內應關外將領悞收干係匪輕等
情到廠據此爲照逆奴破我遼廣俱用內
應本廠方痛前車殫力嚴緝令廷瑾等果
帶多金謀變
輦下事關
宗社爲此合行 貴閣部煩即轉發嚴審正法
以靖巨變以憑奏
聞等因爲此牌仰本官即便寄提聶廷瑾等細

加研鞫毋枉毋縱確詳本閣部以憑轉覆
等因蒙此該本職密提各犯到廳隔別刑
審細查國秉與各犯同船渡海東來因借
貸不遂挾仇首告今國秉既留在京細簡
各犯行囊止廷瑜廷珍曾充遼東管兵把
總果帶已貲三百餘金在身其餘並無可
疑字跡物件有在關遼東武職生員一百
餘員名具保前來稱如果奸細願甘同罪
等情隨經看得聶廷瑾等或戴弁而被羈

囚或素封而遭蕩析備受奴毒同念

天朝彼其宗族妻孥並膏刀斧使非喪心病狂

誰肯受我接渡得一丕于萬死而猶為仇

讎役者況回鄉分發邊堡數犯星散于數

百里之內身在樊籠縱懷不軌隻手寧掩

合鎮之目邪且原告單詞未經面質衆口

公保確有可憑則囊金非作奸之媒而上

刑無懸坐之法悉惟　上臺主持他非下

吏所敢議也等因詳蒙

閣部依擬轉覆東厰復駁行手本内開奸犯聶廷璡等擕金旣真遼廣覆轍不遠況入

京内應一節全不訊實問官故開一面事關

宗社責有所歸爲此合行　貴閣部煩卽再行嚴訊務期鞫實正法以

奏蕩平等因致蒙又行本職覆審得聶廷璡等久陷虜穴效順西歸爾時同來者幾數千人矣夫飛鴞食葚尚懷好音況若輩捐

所愛憐終不忘其落葉歸根之意而歸後妻孥並戮縱有妄念誰不斬除乎惟是廷瑾轉投西夷身無長物廷瑜廷珍數百金之在槖則致疑之根也職覆加刑訊入京內應之說抵死不服法無可以聽加刴歸者囊或累累亦自不乏廷瑜等獨不幸而爲仇所首耳應擬量發居庸關外以塞憎口以自初心俟三韓稍定再還故壤其廷瑾與劉八等四人同載月明絕無弓影宜

各畀之寧宇大廣懷柔要之逆奴匪茹在事者咸思食肉寢皮豈有知爲閒諜尚開一面之網總以罪疑難入故寧既來則安若乃多方趨飭邊吏固所服膺而亦自不居人後也詳蒙

閣部孫　批如議轉覆各犯即行分發通取收管繳

撫院喻　批各犯率衆歸復自應昭雪聶廷瑜兄弟同來奸細無據但

匹夫懷璧致啓釁端即其罪
也量發安置既以塞疑謗之
口又不失歸附之心處置得
宜遠人自服如議叅結前案
仍候　閣部示行繳

冒爵辨眞

自群邪曲媚逆璫稱頌遍于朝野祠祝滿于寰區

絲綸票擬動輿

至尊並稱璫心志日廣先圖封拜因肆逆謀時言邊事者必謂廠臣壯猷神算即邊臣歸功不曰祕授方略則曰廠臣發縱眞言言欲嘔字字遺羞乃始以奸細誣殺聶廷璉陳司馬力阻之後卒殺武長春竊伯爵未

幾撫錦州之捷晉位上公尤古今一大怪
事也謹敘東事確略如左
天啓六年正月奴酋大舉渡河衆至數萬其
最勁者人被鐵鎧二重號鐵頭子鷙悍尤稱
可當三坌至寧遠四百餘里列城六七皆料
不敵盡斂士馬入寧遠城遼兵遼將爲多恨
奴入骨以故决意死守廿三日虜列營城下
次日疾攻東門倶推堅車薄城車用數寸厚
板目以生牛革斜盖其上藏健酋于下鎚鑿

壞城十餘處矢石不能制後擁鐵騎其酋長督率嚴酷勢頗張寧前道袁公崇煥與諸將議架西洋大砲十一門從城上擊週而不停每砲所中糜爛可數里而諸火器無不盡發發亦必傷獨城下未有以施急束蒭秸灌脂滲以銃藥燃之用鐵鉤投下車鱗疊不得開焚死甚衆斃其錦服者十餘人即彼所謂孤山牛鹿者也虜號哭舁屍而去是日自辰至晡殺虜二三千人虜少却廿五日轉攻西門

其勢更悍先登者更衆城中禦之如前虜胄死攻益力而我兵所擊殺更倍于昨未晡虜却兩日來城中卒盡登陴用命士女傳餐飽之毋中虜咸鼓掌歡呼其勇可賈虜自此竟退袁公即夕募敢死士五十人縋城而下悉焚其遺棄車械次日拾虜矢得十餘萬枝見城上大小穴至七十餘而查硝黃庫亦已盡咸驚喜不置遂民適有虜中歸者始知彼廿三日督陣者李永芳廿四日佟養性也先是

虜訊日急袁貽書與關陳公祖苞言關外兵將或畏怯改服潛逃必嚴覈勿納庶幾可守否則去如逝波必無幸矣陳答以晝夜殫精不漏一卒即公親至關門必不容入也自是凡逃者悉捕正法將士聞之皆無退志說者咸謂關外之功得守關者而成然逆璫終以聶事銜陳矯

旨逐之勘功及部敘皆優處格不行璫竟冒肅寧伯袁公大捷功僅晉巡撫而已是秋老奴

憤欝疽發背死盖犯順以來所向奔潰未有
如此大衂也後內臣劉應坤紀用陶文出而
督師虜騎雖三窺錦州兵不滿萬所擊殺不
過數百人餙稱一月三捷璫復進侯而公絕
用又以偶駐錦城遇虜怖甚憾袁不早援寃
之于璫凡私人莫不加蟒玉世爵袁獨不及
又嗾言官擠之移病而歸非
聖明践祚賜環重任東事安知所終耶
附示諭

督撫袁　示諭遼東官兵士民及金白東西各忠義等夷知悉奴酋暴虐逆天壞我遼土遼民戮此附近各夷天人共憤今違天冒暑犯我封疆西城一戰是天亡奴賊但中有所傷者多是戕遼人我屬夷我心深爲惆惻主奴酋不量力遠攻寧遠又敗我兵殺死無數如錦州城南亦被我兵殺死無數奴氣喪盡進退兩難連日他的動靜我豈不知欲加兵于巢穴慮恐玉石不分

所以稍緩以待西南之大兵到日同你們
約定的機關裏應外合豈能逃哉你們得
便下手不必太速東西恭順屬夷速去寧
遠投降我遼東之衆不必赴寧遠投降可
在此共圖滅賊不失封侯之爵當如被奴
逼死于矢石之下乎奴如輕視錦州錦州
官兵無不用命殺賊他若速臨城速死遲
臨城遲死只恐他原望錦州他的巢穴到
被我水兵陸兵剿得空了那時奴賊有家

難奔後悔何及你等有忠義者速圖之勿

失前言特諭

五瑞　黃河清　麒麟生　鳳凰見
玉璽出　甘露降

黃河清

萬曆辛亥天啓辛酉間自河南至陝西界黃河清兩次每經三日

蘭州于庚申八月十五日巳時河流忽泛上白色至申時水清戶部郎中黃襄親詣河邊觀看果見黃河之水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復渾　華山老人歌頌云黃河清聖人生曷言乎黃河淸聖人生生

有所開貞元亭毓盈而來重光辛淵獻亥月
涂月十二只萬壽節胎
龍躍五今上行五祥初孩不見正德之季河一清
世廟嘉靖當年實應貞于今誰協惟
崇禎

麒麟生

肇昌府會寧縣寡婦關氏忽于天啓元年三
月初一夜夢一人身穿綠袍向氏借宿驚覺
次日天起霧家有一黑牛產犢遍身鱗甲頭

蹄各異紅麻色微毛連吽數聲其音不似生
犢至初三日沒氏又夢一大龍入庄後擡醒
將牛所産異物隱匿鄰人李春暘報縣取獲
看驗果係頭角俱全鱗甲麕身似麟

青州府王九管家于天啓丁卯三月初八日
辰時有耕牛産犢一隻遍身鱗甲形似麒麟
産時煒然光焰母牛驚跳吼吽其犢不逾時
而隱將原物呈送到州驗得本犢碧皮朱唇
鱗甲分明宛然一麒麟也

鳳凰見

開封府禹州紫金里有大隗山一座離城四十里于天啓二年十月初九日午時有大鳥高六七尺渾身綵色頭上豎毛一撮集于山上即有大小羣鳥不計其數俱來相隨四面旋繞東西占三里長南北一山遍集十二日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之人俱指是鳳皇

玉璽出

彰德府臨漳縣有鄉民邢一泰于天啓四年

九月初四日辰時經本縣務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風大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崖灘塌聲震如雷祥光圍繞直騰而上一泰就而視之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不能辨識隨報本縣儒學生員王思桓王燦同視料為至寶不敢隱匿理合呈縣知縣何可及當堂淨拭見其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一十餘兩隨審視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覽讀駭異此歷代相傳國璽數千年來
搆之奇寶何以沉沒于茲土而發現于今日
也即設香案叩拜兩院具疏恭進
朝廷

甘露降

蘇州府吳縣華山于天啓乙丑冬十月二十
八日甘露降山巒若冰林木徧乳二旬不散
丙寅秋九月二十八日甘露降雲端晝墜紛
如白珠艸木均布匝月不散　丁卯秋八月

二十四日甘露降霏灑天淵膏浥甘美五旬
不散正應
今上即位之日記曰王者德至天則甘露降德
及艸木則甘露降抱朴子曰何知天上不蓋
甘露淵須太平而灑之
華山老人歌頌云符瑞并王道亭易言乎符
瑞并王道亭亭有所爲知微知彰柔剛宜燭
亂剪姦玩股掌色聲不動翊已施不見甘露
朝溥臺夜呈一匊九苞迭獻靈于今徵得顯

崇禎

五奇　艸木兵　風波杜　震澤漁
明月夢　曲突書

艸木兵

天啓閒逆璫魏忠賢兇謀叵測密遣心腹廣布金錢凡輿臺隸卒皆其耳目所謂打事件者初繇都門漸遍海內即重闈襲幙之內不敢題一魏字人心皇皇都無生趣時嘉禾一鉅卿素懷忠義先以直諫被黜棲遲林泉幾三十年折節下士能急人之難屢廢屢起號爲江東二民甲子復以上言觸璫落職杜門

講易而感切時事憂形于色爲姦黨所忌深懼不免里曲貴人之附權門者長箋索賄詆以保全而每受其欺也時傳緹騎逮出某某逮矣心怦怦若羣鹿之擊遂病忡悸郎家監閹人入啟事亦觳觫錯愕疑駕帖之至是謂艸木皆兵也

風波柱

丙丁兩年天地翻覆忠良塗炭有一木天貴人學行俱優以忤璫削籍而附逆者不容時

聞琵音旦夕不保愾然長歎有出世之思緣
親老子幼不能遠離乃攜一蒼頭夜半辭家
道裝潛迹至京口買扁舟往來于金焦之間
身若浮鷗與波上下日則遣奴登岸探聽北
音夜則維舠蘆渚偃臥終宵每于清風皓月
之下詩酒遣懷時矙兩山之為長風巨浪撼
擊不休而突兀孤峙居然天表不覺相對黯
然念此孱眇之軀迄無定泊何似此山之屹
立亾恙乎戊辰

環召復渡此江綵鷁中流簫鼓繼發冠蓋爭迎回視兩山如故無炎凉態雲門研史爲作風波柱

震澤漁

熹宗朝閹禍慘毒一罹其羅罔不虀粉亦有潛機倖免者時有一黃門常以侃直爲奸逆不容誣贓遣戍而惡黨猜信必加戕害出都門時厚托一死友曰公如憐我乞頻密探有凶耗即覓急足馳報當自裁不爲奄豎所摧殘

也乃叩首泣別攜一侍兒兩蒼頭竟赴戍所諸武弁知其賢紳深相禮敬迭爲飲讌必至丙夜酩酊而罷黄門置密室二間各設一榻每醉必獨寢至日下舂方起盥沐一日得長安密信僞稱憲差他往爲諸弁後計又欲釋其防嫌乃陽逡巡不行會飲如常忽一日夜深酒散獨與一蒼頭從室後壞墻而出雞鳴度關侍兒守至日晡扃戶不起且不聞鼾息聲方怪異錯愕武弁適來訂酌乃排闥視之

但餘空牀剩篩屋壁有穴莫跡其蹤矣黃門

間行抵家已預戒家人備漁舸數隻泊于太

湖之濵網罟畢具遂攜眷屬居焉數日後逆

璫矯

旨遣緹騎拘逮至衛所詰弁謂奉差去矣復至

本籍又云着伍矣黃門巧免慘禍乃日泛遊

清流間天空水濶把釣自娛閒看奴子張網

捕魚沽酒烹鮮以遣日幸逢

聖天子踐祚矜察冤臣下不罪之旨黃門乃出

具疏謝

恩尋有言路交章薦引行將復職爲

清時耳目之司于是湖天逸叟拈筆作震澤漁

以紀之

明月夢

慨自閹禍作而能捐生徇國者固難其能謝

榮而恬退者誠亦不易也吳門有一繡衣清

操絕俗仁德普被瑞知其名而招之繡衣每

託疾不見目覩舉國若狂度不能獨立于是

思愛其身以有爲矣每書空浩歎念少孤子
立烏烏之私未遂太夫人漸老以瑞𠊓叵測
不敢迎養清夜展側心惻惻若痛一似母之
嚙指念子時也太夫人家居嘗于明月之下
焚香籲天曰我止一子𩔖直不阿今奄寺作
亂豈能相容何日離厮口歸林下母子重懽
倘素娥有靈賜我一夢以卜休咎是夕果夢
繡衣執簡而拜于堂下也繍衣于長安旅邸
亦常夢如之每驚覺而明月在窻餘香一篆

因思之我母寧無夢乎繡衣元配錢孺人賢
孝有德極意承懽奉養以代子職朝夕拮据
勞悴自諳不幸暴卒未免以尸饔煩太夫人
繡衣力　疏歸養幾觸璫怒賴　天變震動
迺得
俞旨星夜馳還母子歔噓相慰良久太夫人仍
于明月之下焚香叩蒼念夢之靈因曰常聞
日有所思夜形于夢自今以後我無夢矣第
蘭闈無人奈何繡衣曰我婦相安于寒素而

不及同享榮祿且子女成立寧敢相負誓不再娶矣詰朝捧觴稱慶太夫人曰汝不附逆璫是不負

君忠也作[illegible]五年囊無長物廉也棄官養母孝也壯年不娶義也貧而好施仁也五者人之所難而汝秉之一身榮幸極矣今月見汝衣冠楚楚恍若夢中所見也我樂何如鄰右老農聞之爲書明月夢

曲突書

甲子歲茗溪一太學生高才洞識名振詞林三十年矣就試北雍鉅卿勝流莫不與之游秋闈登乙榜選人擬授孔目協修
國史以璫禍起而謝去先是讀楊都憲漣擊璫疏知其叵測因謁首輔福唐福唐攢眉稱病甚不能久談其孫中祕君聲容與太學言兩日閩內情形不善又蒲州相國從閣中見揭即報福唐曰此事我輩不能言而楊大洪言之我輩當愧死矣福唐則拍案叫曰誤誤禍

自此起矣而楚人有雅不善福唐者過飾其詞應山聞而弗懌好事者甚欲以義旗廻指福唐太學感福唐國士之知欲以古大臣去權璫如宋王沂公我
朝楊文襄盛事相感諷逌烏程相國赴內召出過太學邸中述其事太學心許此璫之狡包藏禍心但讋伏耳遂扼腕發憤上福唐書（書見大學士葉公傳後）介君馨投之大有感動俄而萬郎中以摘廢銅事杖懸梀御史以杖小璫衝節

事亾命　駕帖紛出而士大夫氣日索向之蟄伏者咆吼奮威不可遏已福唐遂不能擔當決意去矣嗚呼福唐能領略太學之議而悉力調停　國是逆璫豈至此肆惡哉思夫太學之書誠然曲突之見也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三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四

吳門布衣金日升彙次

附紀

旌忠卹典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高攀龍忠惟報主智足辨奸留播遷未盡之身挫貪逆方張之焰煬竈熏天虎豺從容于止水亭緹騎動地來秪憑弔于汨羅澤

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烈楊漣氷心鐵面義膽忠肝首發大逆二十四罪日星同懸身繫檻車五千餘里道途掩泣就逮遥拜君親垂死不屈獄吏家于何有世實嘉之

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右副都御史諡[illegible]左光斗士欽斗岳世共安危封事直陳姦狀生氣時凛桁楊竟斃忠魂死骨必馨

原任應天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贈兵部左侍郎周起元以庇民而忤璫遂焚詔而補牘三吳繫南畿之命灑淚千家八閩餘萬古之輝茸心九死

原任工部屯田司郎中今贈光祿寺卿萬燝抗章斥逆聲振郎曹矯詔立殺寃銷士類

原任翰林院右諭德今贈詹事府正詹事繆昌期畫地對簿問罪不天人望堪憐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今贈太常寺卿魏大中

首垣直節風生慘繫貞心日皎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周

順昌衾影無慙心曲桎梏亦是全歸

原任福建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周宗建坐

前五疏足推逆膽身後全邺已奉綸音

原任福建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李應升昌

言可泣鬼神須死不忘君父

原任山東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黃尊素擊

瑺誓不俱生繫忠何辭一死

原任太僕寺少卿今贈本寺卿周朝瑞衡臣
寃沉永夜厭手氣奪層霄

原任河南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袁化中乘
憲心如砥石捐軀節凜氷霜

原任陜西按察司副使今贈太僕寺卿顧大
章直道横死何辭誣服株連莫訴

原任山西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吳裕中白
簡五夜霜飛丹闕一時雲暗

原任四川道御史今贈太僕寺卿夏之令觸

閹盡是剛腸甤獄終無繞指

原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今贈太常寺卿蘇繼

歐冰鑑秪懸照膽鐫籍尚逼投繯

原任揚州府知府今贈太僕寺卿劉鐸加以

語言文字之罪何忝綱常節義之身西市

慘聞長安心動

原任翰林院簡討今贈侍讀學士丁乾學忠

臣因事獻規逆璫恣意脅殺既特恩辦講

讀之班應照例擬祭葬之典

原任後軍都督府經歷今贈刑部員外郎張
汝既以義憤誣戍又從例外加刑殺之非
辜䘏之宜亟

誅逆爰書

刑部等衙門

題為遵

旨會議事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
出本部等衙門題前事抄部送司該本司
署司事主事楊鳳翥同本司主事袁文新
王汝受會同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
道監察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左寺左寺正
何京右寺右寺副喻思慥貴州清吏司署

司事福建清吏司員外郎康承祖會議得犯人三名口魏忠賢年六十歲係直隸河間府肅寧縣人係淨身男子於萬曆十七年間選入 皇城歷轉司禮監太監總督東廠官旗辦事客氏年四十八歲係定興縣人侯二妻選乳進

內封奉聖夫人崔呈秀年五十五歲係順天府薊州人中萬曆癸丑進士歷陞兵部尚書該魏忠賢先存月爵寧國公今問斬已

處决侄魏良卿客氏先存旨遵都督今與

斬已處决男侯國興崔呈秀在官男崔鐸

各前後招稱魏忠賢平生狡險異常先年

伏侍

先帝青宮些些小慇懃巧結寵愛矚

登大寶側身禁密就不合踞掌東廠印信恣意

作惡又不合串合阿乳客氏關通線索百

般煽惑任憑出入

詔旨宮闈外廷事權雙手握定敢有觸忤應時

殄滅又不合嗔怒左都御史楊漣等同工部郎中萬燝露章交攻罪惡先將萬燝矯

旨廷杖一百棍爪牙內監多人擁門揪髮棍毆錐刺不日身死鉗制九卿科道緘口吞聲廣布戳番四處捉打事件無端風聞小事動輒擅用數百斤大枷立枷九門等處枷死不下百十餘人復遣緹騎逮繫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王之寀周宗建繆昌期夏之令等着令錦衣衛

田爾耕鎮撫司許顯純等非刑酷拷羅織
成招先後斃命身無完膚備極慘毒又矯
蘇杭織造心腹內監李實揑疏叅論都御
史高攀龍巡撫周起元周順昌黃尊素李
應昇等飛遣驍悍緹騎激變地方高攀龍
投水身死起元等四命刑斃　詔獄又將
無影詩句逮繫揚州知府劉鐸百計誣害
密串廳弁張體乾谷應選飄空揑坐呪咀
斬絞立殺五命又將番役搜拏顧同寅孫

文豸舊書詩章內有譏諷忠賢字樣硬坐
妖書梟斬又誘吳養春義男首訐黃山課
稅坐陷養春全家斃獄又將吏部尚書等
官張問達等捏坐贓私追比又將守法無
罪官員恥加杻唐紹堯等無辜逮問坐贓
懸罪又串客氏索取　皇親張國紀米石
不遂捏占皇店將國紀家人立枷斃死數
命多方搖動
中宮竟唆腹黨劉志選梁夢環誣劾國紀徑逐

回籍致遺

國母憂憤時忠賢兇狠熾發日唆捕弁楊寰孫

雲鶴將平民平空捉拿斬絞立枷致死于

命惡焰熏天震動

宮闈爲因客氏悍妬與

懷寧公主母

成妃李貴人亦

裕妃馮貴人不睦忠賢誠恐　二妃漏泄奸

詭事情不思主母分尊輙敢大逆不道欺

瞞
先帝即時矯傳假旨將
成妃革奪
裕妃逼令自盡寃慘彌天又不合借名內操
身與禁兵蓄養死士千餘陰謀不軌擅將
山海宣大等鎮設立心腹內監數十員役
鎮守所有咽喉地方兵馬錢糧漕運處處
布置私人李明道等便其呼應又不合同
客氏將

內府財物

乘輿服御及

祖宗朝歷代傳國鎮庫奇珍異寶今伊任魏良
卿與客氏男侯國興搬盜一空堆積私家
填屋充楝見奉

旨抄沒各城陸續進
內冊籍可據又假

旨傳客氏廕子部擬一廕尚嫌其少再添一廕
比崔呈秀先任淮揚巡鹽御史貪汚被先

任左都御史高攀龍叅論罷職勘問追贓
見得魏忠賢專權擅政亦不合青衣小帽
哀求庇餙忠賢即矯
旨召復原官又不合故違交結近侍律奴顏婢
膝結拜忠賢爲義父身爲義子尊稱忠賢
尚公祖爺等名號出入
禁闥招權納賄引用匪人把持
朝政謀洩私怨與忠賢計殺高攀龍等多僉
假借門戶名色排陷善類重則辟遣輕則

削奪以背後議議慈吏部郎中蘇繼歐爋
令自縊以布政丘志充買官銀三千誣[illegible]
之禮部尚書李思誠削籍追贓抱寃莫訴
僉緣巡視工程縣職工部尚書兼銜左都
御史訃聞母憂不肯回籍奔喪機乘
先帝彌留兵部員缺不聽會推藉忠賢矯
旨陞補又不合將令華任未到官伊弟崔凝秀
昌陞浙江總兵又將先存今故娼婦樂戶
蕭惟中濫推

欽點密雲車營都司呈秀兄弟奸黨中外掌握
兵權要做忠賢外應先期安排串同別案
問斬孫如冽曹代何等稱頌忠賢功德捌
建生祠借其文廟並峙傾動海內人心又
令其腹黨黍將靳廷桂為天津守祠官遊
擊錢體乾為河間府守祠官都司張慶吉
為蔚州守祠官百戶沈尚文為浙江守祠
官到處戲嬉勞民傷財動費百萬有忠賢
孽侄魏良卿初授錦衣衛指揮歷陞都督

冐封肅寧侯伯尋冐太師寧國公敵建府
第廣撥莊田頒給
誥劵又將伊侄四歲乳臭魏良棟冐封太子
太保東安侯三歲乳臭魏鵬翼冐封太子
少師安平伯魏志德都督同知魏希舜左
都督魏希孔世襲左都督魏撫民尚寶司
卿魏希孟世襲指揮同知伊親楊文昌太
子太保左都督楊胤昌都督僉事馮繼先
都督同知傅之琮都督同知董芳名都督

僉事楊昌祚都指揮使王祿都指揮使俱皆昌支俸祿輙敢勒石立碑安豎司禮監公署心猶未厭又唆使腹黨豐城侯李承祚疏請比徐達例封兩公世爵崔呈秀在官長男崔鐸昌側生員倖中順天鄉試丞將在官次男崔鐙濫授錦衣衛指揮使三男崔鑰濫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猶復藉口敘功等項名色與忠賢昌濫廕襲恩賞不計其數種種不法惡跡貫盈隨該禮科都

給事中吳弘業雲南道監察御史楊維垣

前後交章条劾該兵部揭出

聖諭朕御極巳來深思治理乃有逆惡魏忠賢

擅竊國柄蠹盜内帑誣諂忠直草菅多命狠

如虎狼本崇肆市以雪衆冤姑巳從輕降發

鳳陽剡巨惡不思自懲輙敢將素蓄亡命之

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

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扭

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該

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從蘖奸即時擒拏具奏勿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門遵行特諭欽此欽遵又該司禮監傳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憝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罪狀具已洞悉竊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

國以酬隆遇專一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
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畧數其槩將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
含冤未雪威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捐生雖
死九泉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
羅織削奪慘毒備至又復串同心腹酷刑嚴
傍誣揑贓私立斃多命他若謇諤痛於杖下
衆良枯於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惡
乃身受三爵並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

同客氏表裏爲奸當

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紀極今賴

祖宗在天之靈海内蒼天有幸天厭巨惡神奪

其鬼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

止竊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貯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朋比

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

磔念　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

着錦衣衛會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

將一應家貲莊田及違禁等物盡數籍沒入
官逐件從實開列來看其原籍違式服舍等
項着落有司清查的確具奏如有隱匿蒙蔽
等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有不得株累
無辜其冐濫弟侄親屬俱發煙瘴地面永遠
充軍嗚呼大奸賊距國典用章事麗于辟情
罪允孚特諭欽此欽遵又該吏部等衙門太
子太師尚書等官房壯麗等題爲遵
旨會議事奉

聖旨逆黨崔呈秀負國忘親通內擅權雖死尚
有餘辜着法司按律確擬暴著其罪以垂永
戒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又該刑部等衙門
太子太傅尚書等官蘇茂相等題爲遵
旨會議事奉
聖旨奸惡魏忠賢串通逆婦客氏恣威擅權逼
死裕妃馮貴人矯旨革奪成妃名號慘毒異
常神人共憤朕與昭雪復號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其戕害縉紳盜匿珍寶未易枚

舉皆繇崔呈秀表裏爲奸包藏禍心謀爲不
軌仰賴宗祉有福陰謀隨破二兇天殛人心
差快乃五虎李夔龍等附權擧擢機鋒勢焰
赫奕逼人五彪田爾耕等受指怙威殺人草
菅幽圄纍囚沉寃莫白其元兇客氏魏忠賢
崔呈秀早定爰書虎彪俱照各官前後參疏
着法司再行依律擬罪以伸國法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河南司又該保定
撫按拏解逃犯魏志德魏良棟等到部批

送貴州司收問間、該順天撫按奏稱薊
惟中病故緣縣在系隨該本司牌行薊州
提解崔呈秀男瀊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
次子崔鐙到司該本司呈堂移咨都察院
照會大理寺請官會審間蒙批河南司會
同貴州司行奉此案呈本部咨行都察院
照會大理寺委官去後隨准都察院劄委
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道監察御史
吳尚默大理寺劄委左寺左寺正何京右

寺右寺副喻思慥各職名前來該本司署
司事主事楊鳳翥同本司主事袁文新汪
汝受會同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道
監察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左寺正何京右
寺副喻思慥貴州司署司事福建司員外
郎康承祖行提魏良棟等并崔鏜一干人
犯於
都城隍廟逐一研審各犯招與魏良卿等初
招無異會議得魏良卿掃除官奴客氏與

臺猥婢也一微扈蹕之寵親臣自命一時
青宮之愛孫姆爲功忠賢藉客氏以窺伺
禁闥客氏藉忠賢以立威外庭於是謀合
連環奸同狼狽怙勢弄權無所不至口傳
詔旨手握斜封逢之則富貴立得犯之則玉石
俱焚塞蔣謗之路仗馬不留杜指摘之喟
戚畹頻剪緹騎四出海宇騷然成反汗
之勢鉗網橫加忠良駢首頓結飛霜之慘
寶玉大弓盜歸私室銅符鐵券盡付傭奴

甚且矯革貴嬪甚且逼死賢妃甚且搖動

中宮罪狀如斯已不勝誅矣乃名位適於尚終

祠宇逼於素王忠賢之無將也

冊號雖曰奉聖擅寵幾於耦尊客氏之無等

也借操練之名乘釁璟於肘腋假整餙之

說擁重鎮於要津陰養死士陳兵自衞如

聖諭所云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

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此其包藏禍心尤為

叵測豈臣子所忍言耶昔趙高煽虐不聞

倚長舌之奸王聖恃恩未有腊刑餘之毒此二兇者陰謀相濟幾令
廟社危疑逆惡並逞已見神天震怒干紀犯順罪莫大焉信稱千古之窮奇允當一朝而並磔者也合引謀大逆律二犯同謀凌遲處死崔呈秀梟獍其心犬豕其行士類比為跖蹻班行稱為猯狢始以呈身入幕暫覓饕餮之誅既而蒙面還臺益肆𩿡烋之氣借門戶之混名剪除異已仰逆璫之鼻

息引用壬人奔兢自是而成風讒亮因遠而避色苞苴充斥肺腑昏迷請托公行紀綱掃地賜栢臺之長箝制言官擅樞密之尊把持軍府金穴擬郭況之藏豪奢丐鄧通之寵呼吸潛通於禁地嚬笑必窺線索暗度于掖庭威福立見斯爲乞靈播惡之尤矣夫非稱功頌德之首歟毋死不聞濁亂數年之

朝政乾兒作孽驚惶一世之人心人知呈秀

之穢跡醜形見忠賢而畢露而不知忠賢之兇鋒毒熖因呈秀而益張也虎壑實云盈貫雉經猶未蔽辜相應比照交結近侍官員律斬至如魏良棟魏鵬翼魏志德魏希舜魏希孔楊文昌魏撫民楊胤昌馮繼先傅之琮董芳名楊祚昌王祿魏希孟一十四名身同廝養纖毫無効于公家冒籍沐猴恩應濫膺於下賤碑名臚列逆惡彌彰又如崔鐸身爲敗種名玷賢書席權勢

而幾諫不聞豢養而改圖安在崔鐘崔
鑰黃口孺子冒濫錦衣逆孽之禍未央畢
壽之報甚遠以上各犯黨緣有禁投畀何
疑俱應仰遵
聖諭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第其中魏良棟年
僅四歲魏鵬翼年僅三歲崔鐘年僅七歲
崔鑰年僅三歲蒙蒙未視貿貿無知加之
世襲忽若富貴之逼人惟彼元兇實害無
辜之赤子倘於此四犯者憫彼無知寬其

上面是尤

聖朝浩蕩之仁施於法外非臣等所敢輕議也

將魏志德等取問罪犯十七名魏志德年

六十五歲魏良棟年四歲魏鵬翼年三歲

魏希舜年二十一歲魏希孔年三十一歲

魏撫民年十一歲魏希孟年十二歲楊文

昌年十六歲楊胤昌年十三歲楊祚昌年

九歲馮繼先年十九歲傅之琮年十二歲

董芳名年九歲王祿年三十歲俱河間府

肅寧縣人崔鐸年二十五歲崔鏜年七歲
崔鑰年三歲俱順天府薊州人各招同議
得魏忠賢等所犯魏忠賢客氏俱依謀大
逆者律皆凌遲處死決不待時崔呈秀依
諸衙門官與各官交結夤緣作弊扶同奏
啓者律斬魏志德魏良棟魏鵬翼魏希舜
魏希孔魏撫民魏希孟楊文昌楊胤昌楊
祚昌馮繼先傅之琮董芳名王祿崔鐸崔
鏜崔鑰俱係冐濫弟侄親族各遵

明旨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招送兵部定衛

拘僉妻解發遣照出魏忠賢崔呈秀俱畏

自縊魏忠賢仍應戮屍凌遲崔呈秀仍應

斬首合行原籍各撫按于河間府及薊州

各行刑客氏身屍無憑查戮聽候

明旨發落未到崔凝秀候

旨另結魏志德等遞取批迴附卷餘無照該本

司會同道寺等官將逆犯魏忠賢等各擬

罪議擬明白并將魏志德崔鐸等行提煎

來問擬各前罪案呈到部該臣等會同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曹思誠大理寺署寺事左少卿臣姚士慎等魏忠賢等議擬前招并審魏志德崔鏵等各招前情明白會看得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况刀鋸之餘役乎魏忠賢挾

先帝寵靈籍制中外交結客氏睥睨

宮闈其大者如嗔怒張國紀則立枷而殺數

命且迹繼屢大必搖動乎

中宮私憾

成妃

裕妃則矯詔而革封御至摧剝難堪竟甘心

于非命夫且不知上有

君矣其于臣僚何有于是言官死杖大臣死

獄守臣死于市曹緹騎四出道路驚寃告

密一開都民重足生祠遍海内半剎素王

之宮諛頌滿公車如同新莽之世

至尊在上而自命尚公開國何勳而欺分茅土

尚嗾無恥之積倖欲驕九命疊出心腹之
內黨遍踞雄邊至手出入禁門陳兵自衛
戰馬死士充滿私家此則路人知司馬之
心蓄謀非指鹿之下者也天討首加寸磔
爲快客氏妖蟇食月翼虎生風
輦上聲息必聞禁中搖手相戒使
國母常懷乎憂憤致
二妃久抱乎沉冤且
先帝彌留之日詐傳娠子尚以除一爲嫌私藏

見籍之贓絕代珍奇皆出
尚方之積通天是罪盜
國難容若崔呈秀則天類鴟鴞衣冠狗彘誰
無毋子而金緋蟒玉忍不奔喪自有親父
而婢膝奴顏作閹乾子握中樞而推弟總
鎮兵柄盡出其家門位司馬而仍總蘭臺
立威欲箝乎言路睚眦之侊必執威福之
焰目薰總憲夙侊迫爲池中之鬼銓郎鍛
嚇驚懸梁上之綠儿逆豎之屠戮士紳皆

本犯之頑謀帷幄選娼挾妓歌舞遊於藪

昏衞爵賣官黃金高於北斗假山水泮遊

釜鬼消雖已幽快於鬼誅仍當明章於

國法其餘魏良棟魏鵬翼魏志德等十四名

及崔鐸崔鑑等或赤身袒會或黃口嬰兒

濟惡而玷賢書無功而要世爵均應投於

荒裔以大快夫羣情既經該司會同道寺

等官議擬前來相應題

請合候

命下本部將逆犯魏忠賢崔呈秀行原籍撫按
魏忠賢於河間府戮尸凌遲崔呈秀於薊
州斬首各行刑訖撫按具本奏
聞客氏身屍併請
勅示發落仍將問過罪案刊定爰書頒布中外
曉諭其魏志德等俱遵照前旨發煙瘴地
面永遠充軍各犯
誥命通行追奪奏繳內魏良棟魏鵬翼崔鐸崔
鑰四名統候

聖明裁奪施行緣係逆犯遜定爰書事理臣等

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具題二十七日

奉

聖旨覽奏逆惡魏忠賢掃除厮役憑藉寵靈睥

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

尊而自命尚公盜弄兵陰謀不軌串同逆

婦客氏傳遞聲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

閹無君無親明攘威福之權大開緝綁之[illegible]
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
撫按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于
薊州斬首其客氏身屍亦着查出斬首示衆
仍將爰書刊布中外曉諭以爲奸惡亂政之
戒魏志德等俱依前旨發煙瘴地面永遠充
軍誥命槩行追奪其魏良棟魏鵬翼崔鐸崔
鑰既係孩稚無知准釋放以彰朝廷法外之
仁